

## 访问文字纪录

### 吴山专访谈

访问：翁子健

日期：2009年9月9日

时间：约57分钟

地点：上海 外滩三号沪申画廊

#### 早期阅读

问：我们希望谈一下那个时候看的书。您特别提过一本书，是《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》。

吴：对，卡尔·波普尔。其实书的内容我都有点忘了，但我很喜欢那个题目，我后来用了很多，比如《水货就是它的敌人》、《短信就是它的敌人》，我用过很多它这种，好几个。

问：您谈过书中的一个概念，就是「世界3」这个概念。

吴：对，「世界3」的概念，应该是这个书里面，但是我其实忘了，已经很久，83年到今天，至于是哪本书我忘了，但我亲切的记得好像，它有这样一段论述。

问：记不记得这本书是在哪里找到的？

吴：应该是买的吧，或者是在一种杂志，我忘了，因为太早了，83年，或者是一本介绍波普尔的杂志里面，比如说是引用他的几段话。因为当时应该是波普尔最红的时候，八几年。

问：当时学校里面有范景中老师，他通过贡布里希，介绍很多波普尔的东西。会不会是通过那个线索？

吴：也有可能，当时范先生已经翻了好几本贡布里希的。我们是83年到85年在学校。

问：那个时候，您对美术史兴趣大不大？

吴：那当然是有的。

问：那个时候其实大家读书都是比较乱，而且是哲学为多。

吴：也不是乱，就是出什么读什么…我不知道有没有系统的出，也就是出了一本，大家买一本读，不像比如说在欧洲的话，老师给你开一个单子，你去图书馆可以找来五、六本，我这段时间就可以读五、六本书。我们当时不是当时书架上没有任何书，但是印刷厂已经在印了，所以说印一本，你去买一本。所以没有什么[学术的逻辑]，这个书单好像是根据印刷厂的印刷来立的，或者是谁先翻译的来弄的，今天情况不一样了。

问：看见什么东西，只管拿来读。

吴：是，比如说佛洛伊德的书，那肯定是新中国以后出的，可能不是第一次翻，但是是第一次发行，波普尔的书也肯定都是，所以都是这样子来的。

问：上次您也提过另外一本书，叫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。

吴：这本书很厉害，应该是76、77年出版的。《十万个为什么》这本书其实是五十年代还是六十年代的一个版本，文革时它就被禁了很长时间。我记得是77年还是76年，《十万个为什么》重新再版，当时我记得是父母们都是半夜去排队买这本书，因为《十万个为什么》有一套，大概是一共是有十几本…它是一种common knowledge。

问：您似乎对这种像百科全书，或者是字典、可以查找资料的书比较有兴趣。

吴：它比较简单，比较summary，比较快的你就能学懂，因为你读一本书去了解[一种知识]，太花时间，所以当时我可以说，我们那些艺术家基本上都有一点，不是今天说的「知识分子」，而是「知道分子」，其实都是知道而已。我想至少我自己，我没有整部书看下来的，像胡塞尔的《现象学》，当时我们都了解，但是你不可能整本书看，所以我们都是知道，大概看一遍…

文学起很大作用。83、84年的时候，不知道是哪个出版社，有一套《外国现代派作品选》…大概有4、5本，里面包括詹姆斯·乔恩斯。一直到西方的六、七十年代。这套书对于我们这一代的影响也是很大的。

问：我们现在看您早期写作，像后现代主义的诗，那时候是不是对写作很感兴趣？

吴：年轻时是。我忘了当时为什么会写这些，可能对文字有一种爱好吧，有事没事的时候想去玩玩它，想去碰碰它，当然也没有把它当做一件事情，只是碰碰，很像做作业一样，造句一样的。这些也都是我学英语的时候做的造句。就是那个叫做Alphabetic Aphorisms，这个是我一个老师取的名字，最后查了一下，这个词是不对的，它叫做「字母格言」，这个根本不是格言，这只是个造句。所以我还来把它翻过来叫making sentences。

问：所以文字从很早的时候已经对您的创作是很重要的元素？

吴：对，这一直有。

问：那个时候有没有机会看到一些比较现代的画册？

吴：我们学校那批书，有的。其实八几年的时候，中国也开始陆陆续续出一些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书，也有…我名字记不清，可能叫做《西方现代艺术十怪》，就是十个怪的现象，好像杜尚是一个。当时的书是这样里出的，好像有这样一本书的，好像Andy Warhol也在的，这本书你们去找找可能蛮有意思，不厚。上海某一家艺术出版社的出的。

问：是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一些当代艺术。

吴：对，我们得到的很多知识、很多信息都是以供批判用的方式来得到的。比如说，我们当时看的安东尼奥尼的《中国》就是这样，安东尼奥尼的《中国》应该是…71年拍的，也就是72年、73年的时候，中国把安东尼奥尼称为「反华小丑」安东尼奥尼。我妈的工厂都要看这个电影的，就供批判之用，电影一放出来写明「供批判之用」。

问：还有没有机会看其他的电影？学校会不会有一些放映？

吴：有，83年我进去有，像《美国往事》是在85年还是86年看的，《美国往事》是84年拍完的，我们是85年、86年看的，有的，我记得《美国往事》是在浙美看的。

问：为什么对这个电影记忆特别深？

吴：那还是它内容，关于几个小孩子街上一同长大，情节上的，罗伯特·德尼罗演的，你去问我们这一代的话，大家都会对《美国往事》有印象，你去问颜磊，都会有很特殊的感情。

问：当时是不是已经有电视？

吴：电视也有，频道不多。我家很早就有电视。我爸自己装的，是77年。中国有电视台应该是，人们可以看的，市政府应该是68年开始，你可以查一下。中央电视台成立是68年\*\*。应该是77年左右我家里就有电视。那么我到学校以后的电视，频道不多，但是这时候已经在放香港的电影，金庸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84年放的，这个也是对我们这一代来说，电视连续剧都看的…

## 阅读：美术学院图书馆

问：1985年，在您毕业前一年，您回去舟山做了一次展览？

吴：不叫做了一个展览，就是我们一伙人做了一批东西，就是今天看到的那些有文字的作品。85年在舟山实现，好像86年我们拉到过杭州，当时有个朋友是在杭州什么文化馆的，好像那个地方本来说是可以做展览，但是后来就没有做，后来这批作品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

问：但是始终都没有开放给人看？

吴：没有。

问：有没有一些朋友，或者是美术学院的同学他们看？

吴：除了我们自己没有。或者当时舟山的一些朋友。

问：那您第一次展览是什么时候？

吴：那应该是89年的大展。

问：89年大展之前都没有展览过？

吴：没有地方展览的。

问：您是不是在舟山群众艺术馆做过活动吗？

吴：对，但这个不叫展览，但这些performance，都是在自己房间里做的…

问：那时候有没有装置艺术的概念？

吴：应该有，应该知道。装置这个词汇应该是八十年代初就已经出现了，行为跟装置、录像，八十年代初就已经出现了，是从书籍可以考证，就是可以考究装置、行为艺术这些词，在中国印刷的书当中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可能是蛮有意思的…还是在哪本书中，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出现的，是供批判之用还是怎么样？我估计是蛮有意思的，就是一些关键的词汇，就是做艺术这么个行当中。

问：有些人提出过，那时杭州美院有壁挂艺术的万曼先生。他做的是软雕塑、壁挂，像谷文达就在这个工作室工作过。所以有可能装置艺术可以通过那些壁挂引伸出来的，您觉得是不是这样子？

吴：我不知道，应该不是这个地方来的…万壁挂好像跟装置两回事情，没有混乱的，但是你可以查一查，装置这个词是八十年代，或者七十年代末的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。我想我们是在八十年代初知道的，但其实因为没有人，当时如果有人会记下来的话，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，我今天听到一个词叫「行为」，一种艺术的名字叫「行为」。但我们显然是八十年代初，[我的有装置意味的]东西都是86年吧。

问：像在86、87年做出来的。

吴：86、87年。对，这个时候已经毕业了

问：您觉得当时在学校，是不是各个系分得很清楚？

吴：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清楚的，国画、版画、油画，山水，花鸟，包括人物，师范。像我是师范系的。

问：所以说，您在师范系，所以您觉不觉得有一个影响，就是你们的思想会不能自由一点，不用局限于某个媒介？

吴：也不能这样说，倒不是因为你要学什么，你的思想就开放，活一点，不是。我们是什么都要学，那么也就说你什么都学不好，所以其实什么都不会，最后弄得什么都只有一点点。那么可能，可能我们可以这样

说，你最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自豪的，因为你如果学油画、雕塑的话，你有一个东西可以自豪，我油画专业，所以这个技法我可以自豪，但是我们没有自豪的，我们都是会一点点，所以这个可能是对我来说，今天看起来可能比较有利，就是我没有东西可以自豪，所以我重新来。你懂我这个意思吗？我就去做了另外一件事情，但是比如说有些人学雕塑的，学油画，他有自豪，所以他不愿意抛弃他那份自豪，所以就一直在那里。可能是这样，可以这样说。

问：那时候，在学校里面交往是可以跨不同学系的，是不是？像油画系跟师范都是一起玩的？

吴：但你不能说都是一起玩，基本上都是一个班、一个班玩的，但是有些人物可以跨班。就是比如国画系的人可能跟雕塑系的人很好，有的，但是一般还是系跟系的来形成这种圈子。

问：像在学校的时候，您跟什么人的交流最多，一起玩的？

吴：那还是跟自己班里。都是同学。

## 文字

问：您在什么时候开始用文字在创作上？

吴：在85年的6月份到7月份。暑假的时候。

问：会不会有什么具体的原因，它是怎么开始的？

吴：你说它的发生是吧？因为当时觉得黑体中文挺好，就其实蛮简单的一件事情，蛮好，为什么不直接画一些黑体呢？为什么不直接造一些黑体呢？那是这样的，那么所以后来才有赤字伪造者，那就是85年，才有〈关于中文〉，在《美术》，86年。（编注：〈关于中文〉，《美术》1986年第3期）

问：您对黑体字的兴趣，跟八十年代那一种对印刷品的狂热，有没有关系？

吴：他这样的，你先手写，然后叫做刻蜡字，就是很像解放前刻在蜡纸上印刷的，就是刻在一张纸上面，纸这样，有个油印机，然后吱吱印好了，但是你现在用笔在蜡纸上写，这是几个部分呢，一个手写，写成蜡字也不错，这也叫印刷，但是最后是铅字，这是一个飞跃，由手写到铅字印刷是一个飞跃，因为当时只有国家单位[可以印刷]，就是印成铅字是一种社会的认可，今天不是了，什么字都是打出来的，当时是一个很大的飞跃。

问：对。在〈关于中文〉中，很大部分是研究中文字的字体，它的结构，但是到后来，就慢慢变成就是对于这文字的意义思考，比对于文字意义的权威性等等这些方面的论述。您开始关注文字，可能是视觉性，研究文字结构，但是后来慢慢就比较清楚，就是关注文字背后的意义。

吴：这个字本身就很美，你直接画出来就可以了，然后你会考虑到，这个字在他的语境中[的意思]，更注重这个了。你在这里写一个「今天下午停水」，它毫无意义的，它的语境不让这句话有意义，比如说你这里写一句「馄饨两块钱一斤」，那么这个环境是不会让这个语言是有意义的，它有这个。所以我们后来做了一些这样的事。当时对语言学也是比较崇拜的，当时八几年的时候，语言学也是第一次被我们认识，知道有这样一门学科的。所以最后我们还会慢慢知道了，什么叫所指，什么叫能指，知道语言学上的一些术语。

## 八十年代末的创作：生意、日常生活

问：其实我一直想问，这个作品（〈大是大非行为〉，1988年）到底是怎样的？

吴：这是我一天当中的三个行为，是我要离开中国的时候，我做了这样三个行为，一个是「买与卖」，一个是

扶起自行车，一个是借火。我对这三张还是一直很欣赏，我觉得，我后来很多东西是从这三张照片[发展]出来的。你看，这个很像「买就是创造」。对吧？[扶起自行车]很像我们对于环境的一个关注，像「二手水」，这个就像「买就是创造」，这就是「借」，就是你借东西的「借」。

**问：**您说这是出国之前？

**吴：**应该是89年，但因为那几年老是混乱，我具体也不知道，但是我记得这三张我一直带着的，是在一天中做的，这是我住的地方的广场，这是我住的门口的一个卖橘子的老太太，这个是管我们群众艺术馆门的uncle zhang。

**问：**当时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是在做一个作品？

**吴：**对，有一个明确的概念，就是它的日常性。你有没有看我86年写的〈日常生活中的艺术〉吗？

**问：**看过。

**吴：**差不多，差不多同一时期。

**问：**那个时候您有几篇文章，包括〈日常生活中的艺术〉，还有〈关于开会〉。您什么时候开始对商业这个主题感到兴趣？又开始跟它跟艺术联系上？

**吴：**应该88年还是87年有一篇文章叫做〈生意艺术〉（编注：〈从月底开始的灾难：生意艺术〉，注为1989年）。当时社会中已经开始了一种皮包生意。知道吧？就是你什么也没有，A要买这个东西，A不知道哪里去买。B要卖掉一个东西，但不知道卖给谁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中间人，这种生意我们称之为皮包生意。

当时因为好像应该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」这句话已经提出来了，邓小平的「让一部分人富起来」，好像是87年。改革开放严格说从79年开始，79年到83年、84年，有一段时间是叫做「反精神污染」，然后到了85年、86年又开始好了，正常了，到88年非常开放了，到89年天安门事件又封闭，一直到91年，邓小平南下，然后又开始开放了。我想是从92年以后开放到今天为止，中间好像没有刹车过，从79年到89年，有好几次刹车，好像是这样的。这样也其实蛮有趣的，去看一下，中国改革开放30年，它有几次是刹车，小刹车、大刹车。蛮有意思的。最后无人驾驶，现在是无人驾驶，对吧。

**问：**大概就是87、88年，您对把商业用中艺术中感兴趣？

**吴：**对，当时皮包生意很流行，我都做过。北方要带鱼，我就去渔业公司，我就跟北方人说，我有带鱼，你要多少，他说要多少，然后我就告诉他，多少钱一吨。他说可以，然后我就找到渔业公司，我说，我要多少带鱼，你给我多少钱一吨。我赚的钱就是其中的差价。但有时候，我会被飞过天的，就是说，渔业公司的人直接找到东北的人，或者东北的人直接找到了渔业公司的人，那我就被飞过天了，我就是没必要了，这种情况也会发生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叫做是飞过海，正好是飞过海了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皮包被甩掉了。

**问：**其实这个跟89年在美术馆卖虾的原理是一样的，其实就是一个皮包公司？

**吴：**小皮包，就是一个小小的皮包。但是呢，也不能说是一个小小的皮包，最高级的皮包是货都不要看的。你懂我这个意思吗？我只是收钱的，北方人钱打给我，我拿出一部分的钱打给他，剩下的是我的利润。北方人直接去那里拿鱼，我鱼都不要看到。那我这个卖虾，之所以我还是叫小皮包，其实是二道贩子。你知道二道贩子吗？就是二手倒卖的，我先去一个比较便宜的地方买来，再去一个地方，我可以把它卖得贵一点，我赚的是其中的，我应该属于是苦力，这是苦力活，因为你要把它运到北京去。不容易。

**问：**在88年有一次黄山会议。我们访问了很多艺术家，谈了很多故事，有打架什么的。

吴：说得已经够多了，我就没有必要说了，差不多，大家都版本很多，各种各样的版本很多。我没有什么版本，当时我是在房间里面赌博…跟我一个朋友，我们是后来才听说的。我们在房间里赌钱，不知道。

问：当时，您有没有看到有人被打什么的？

吴：没有。我们半夜四、五点钟走掉，我们是提前走掉的，因为怕当地人来报复，所以我们提前走掉，这个我记得，打的时候什么我们都没看到，因为我们提前回房间了，我跟我朋友，还有一个人也是浙美的。

问：之前开会的情况是什么样的？

吴：还好，大家比较热烈的讨论。我发过言。谈了一些自己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学校里的一些自己的作品，放幻灯，然后介绍。

问：那个时候介绍「红色幽默」的作品？

吴：对，就是大是大非物，The Objects of Big Yes Big No。大是大非其实是一个佛语，但文革的时候，大是大非就变成了一个[态度]，就是你要有一个attitude，你要表态的，因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，不是一个小问题，是一个大问题，所以他们叫大是大非，其实就是今天的big deal。

问：您是什么时候开使用这个概念的？

吴：88年。英文 Big Yes Big No应该是在冰岛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当时因为你必须要做一些翻译。老外要问这些是什么作品，但当是都是用中文，大是大非，所以你当时就很简单的翻译过去Big Yes Big No，很像我们当时翻「黑手党」成“black hand party”。

问：除了这几个这样，还有没有其他的？

吴：很多。都是跟东西相关的。还有一些石头，乱七八糟的物体，当是在studio的物体，我做过「大是大非物」和「大是大非行为」，两个…

但有时候，我的作品很奇怪，有时候我想到这个名字，有时候取名字很多，往往一个作品有好几个名称，像这个「大字报」，也称为「大字报」，也称为「赤字」，也称为「今天下午停水第二自然段」，什么什么的，名字很多。在不同场合下，就是说不同。

## 《中国现代艺术展》及其后

问：89年《中国现代艺术展》，您以什么作品参加？

吴：最重要的是大字报。然后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要卖虾，我这个是有申请的。也就是说高名潞，就是栗宪庭，他们都已经是被通知到了。我这属于是可以做的，是被默许的，也不属于计划内，但他们都知道，吴山专要在开幕式时卖虾，这个是知道的。我的虾是从舟山带过去的，当时是应该春节前夕，我从舟山买，我总共投资是800块。不少钱。

问：那个时候您的收入是多少？

吴：那时候收入64块，差不多64左右，因为是89年，64好了…或者是72块。800块相当于你一年的工资。差不多，我忘掉了多少是多少公斤，好像……

问：钱哪里来的？

吴：钱是借来的。这个时候哪有这么多钱？

问：您给借的人说的是干吗用的？

吴：对，他是知道的。…应该每斤9.5元，你去算，我买的时候可能应该是每斤4块，4块你去算，如果说是800

块，应该是…差不多100公斤了。那么，我算过了，我当时如果全部卖掉的话，蛮好的，我能赚蛮多的。

问：最后卖了多少？

吴：卖了一半就被公安拦住了。对虾全部没收了。

问：亏的很多钱？

吴：我大概亏了有——我投资800块的话，我亏了最起码有650块。因为我只买卖做了半小时，但生意很好。

问：听说第一个来买的，就是当时的美术馆长刘开渠？

吴：是。

问：可否说他当时是一个很开明的美术馆长？

吴：便宜呀。

问：他是真的想买？

吴：真想买，便宜。

问：当时他对这个行为怎样理解？

吴：他应该知道这是一件行为(艺术)。这个他知道的，但是他也觉得，为什么不呢？对吧，为什么不呢？又便宜，也没有什么问题。但后来，保安干涉的原因是无照营业。

问：那个时候您是不是真的跟他们去解释，您这个是艺术吗？

吴：里面发生的，大家都知道是艺术，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什么叫行为，什么叫装置，已经是89年了。这个是都知道的。公安也知道里面是一种艺术的事情，他可能不是很明确，但是他知道这是一件艺术的事件，这个他应该知道的。但他还是出来要阻止，因为这个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损害的他的馆正常的习惯的程序。那像我这样，就是因为你没有营业执照。

问：是在展览馆里面吗？

吴：我在一楼。一楼的一个角，我忘掉了，我和李山，李老师好像是隔壁。他在洗脚。

问：我看照片，真的很多人买您的虾。

吴：对，我这个生意好得一塌糊涂，再给我一个小时，我全部卖完，可以回家了。

问：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出国？

吴：我也不知道，应该叫学者访问吧。它是这样，我收到邀请函应该是冰岛艺术学院发出来的，就是冰岛艺术学院邀请我去做老师，应该是学者访问，然后我去哪里教书一年，是这样一个方式出去的。

问：是不是当时美术学院跟冰岛那边有一些交流？

吴：这不是，这是我在浙美的时候认识一个冰岛人，他是旧金山艺术学院的学生来到我们学校，他是冰岛人，他就问我，你想不想去冰岛。他说，他的同父异母的一个姐姐嫁给了冰岛艺术学院院长，所以说，比较容易做邀请。是这样的。

问：具体是什么时候出去的？

---

\*\*编注：电视广播在中国开始于1958年7月1日。当时及以后的约20年的时间内，播出的是黑白电视，采用的都是直播方式；1958年5月1日，央视的前身「北京电视台」[并非现今的北京电视台]开始试播，是中国第一家电视台1978年5月1日，经中共中央批准，北京电视台改名「中央电视台」。